

译文
新流行

侦探

复仇

〔俄〕瓦·戈尔什科夫 著
徐锦栋 译

的规则

ЗАКОН МЕСТИ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新流行
侦探

复仇

的规则

〔俄〕瓦·戈尔什科夫 著
陈伟良 译

ЗАКОН МЕСТИ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仇的规则/(俄罗斯)戈尔什科夫(В. Горшков)
著;徐锦栋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1

(译文新流行. 侦探)

书名原文:Закон мести

ISBN 7-5327-3221-5

I. 复... II. ①戈... ②徐... III. 侦探小说—
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937 号

В. Горшков

ЗАКОН МЕСТИ

本书根据《АСТ》出版社, 1999 年版译出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通过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帮助获得

图字:09-2002-243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复仇的规则

(俄) 瓦·戈尔什科夫 著
徐锦栋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市吴中区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67,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3221-5/I · 1877

定价: 22.00 元

本书描述的事件均系虚构,所有与真人真事的可能吻合纯属偶然。

主要人物表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谢韦罗夫——绰号“大乌鸦”，
市警察局快速反应特遣队队长，少校

维克托·维克托罗维奇·基里连科——绰号“野人”，市
警察局反有组织犯罪指挥部总指挥，上校

尤里·格尔马诺维奇·费尔格尔——银行行长

马克西姆·谢尔盖耶维奇·杰尼索夫——金融诈骗
分子

鲍里斯·谢苗诺维奇·伊拉里奥诺夫——杰尼索夫的
祖父

雷娜塔——杰尼索夫的妻子

弗拉基米尔·沃伊采霍夫斯基——雷娜塔的前夫

根纳季·亚历山德罗维奇·洛夫奇诺夫斯基——绰号
“飞马”，黑帮大头目

德米特里·奥列戈维奇·巴尔马舍夫——小名巴尔马
什，黑帮头目

尼古拉·伊什克维奇——绰号“蠢驴”，黑帮成员

科斯季·贝斯特罗夫——绰号“白头翁”，黑帮成员



第一部

快速反应特遣队队长

第一章

“好了，算你赢。”驻乌斯季卢格第四十二团的值班军官站了起来，把棋子弄乱，伸了伸懒腰。“我今天状态不好，没有发挥出来，”他向准尉——他的棋友解释说。

“认输了吧，”准尉收拾起棋子，得意洋洋笑着说。“瓦西里耶维奇，你知道吗，今天你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

“行了，行了，”值班军官打断了他的话。“别忘了，你在同上尉说话。”准尉顺从地不再作声。上尉穿上皮大衣，补充说：“别收拾棋子，我去一趟哨所，回来咱俩接着下。行不？”

准尉笑着说：

“有什么不行的呢，瓦西里耶维奇……你去哨所干什么呢？”准尉朝着窗户方向一抬头说：“我们现在有那些小伙子在那里看守……老鼠都溜不过去。”

“话可不能这么说，”上尉反驳说。“在围墙外看守飞机库的那些人对军事秘密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东西。万一发生什么事，别指望他们帮忙。”

几个月前，第四十二团的领导把营区内的一座巨大的飞机库租给了地方上的人，因此现在飞机库由承租人负责看守。那些商人在里头干些什么，部队的官兵并不在意，大家感兴趣的是



多收些租金,以解决部队的财政困难。

上尉走出营房,顿时感到一股冰冷的气流直贯胸膛。隆冬时节,寥廓的长空漆黑一片,只有远方的天上有几颗星星微微闪现。四周死一般寂静,脚踩冰雪发出的碎裂声显得格外刺耳。

飞机库就在两米高的石头围墙的外面,有一道铁门通向那里。上尉径直向围墙方向走去,边走边想:

“瞧他们那些人活得多自在……而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如今一些人应有尽有,另一些人一无所有。当兵的挣这么点钱,过着不像人过的日子……而他们那些人,开着进口车,多神气……”

上尉虽说才三十岁,但做梦都想有自己的一辆小轿车。他甚至订了《驾驶》杂志,时刻关注本国和外国生产的所有新轿车。当然,他也知道这只不过是梦想而已,私家车永远与他无缘。

围墙外的那些人不仅有私人小轿车,而且受到双重保护,既有部队的哨兵替他们站岗,又有自己的保安日夜守卫。他们不仅有豪华小轿车,还有货车、大轿车。他们的车辆可以自由进出部队营区,而当兵的却不能进入他们租住的地方。

走近围墙边哨所时,上尉突然发觉情况异常。他迷惑不解地停住了脚步,往窗户望去,哨所里亮着灯,却空无一人。

“真见鬼!”上尉大吃一惊。“莫非都睡觉去了?这些混蛋……”

他贴近窗口,往里头细看。

突然,一双有力的手从后面把他紧紧搂住,紧接着,嘴巴被捂住,喉咙被卡住。上尉一阵哗哗叫,刚挣扎一下,太阳穴当即被击打了一下。这一下虽说不是十分有力,但已经让上尉眼前一黑,栽倒地上……

他被投入一间专用于熏制食品的小屋,嘴被胶带封住,双手



被反剪捆绑，躺在地板上。他的旁边躺着几名战士，也和他一样，嘴被胶带封住，双手被反剪捆绑。上尉定睛一看，几乎所有值勤的战士都被抓到这里来了。门旁站着两个身材高大、身穿迷彩服、头戴毛织黑面具、向前斜提着自动枪的人。另有一个块头最大的人坐在一张椅子上，凝神地看着上尉。透过面具的开口，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一双浅灰色眼睛和严厉而又镇静的目光。

看到上尉睁开了眼，坐着的那个人把快速反应特遣队的证章递到上尉的眼前说：

“我是俄罗斯内务部快速反应特遣队队长，内务部正在你们部队营区内实施一项行动。”特遣队队长快速而冷静地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贵部辖区内有一座包装海洛因的工厂。这些海洛因来自欧洲，包装后销往圣彼得堡市和圣彼得堡州。”

躺在地板上的上尉睁大了眼睛。特遣队队长继续说道：

“我奉命向任何敢于抵抗的人开枪，任何对抗这次行动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参与贩毒犯罪。如果您向我保证积极配合我们的行动，我马上下令放掉你们，否则的话，连你们也不得不一道收拾掉，哪怕你们同围墙外边的勾当毫无任何干系，我不能因为你们而影响这次行动。”特遣队队长以审视的目光看着上尉。“怎么样，就这样一言为定？”

上尉点了点头。一名特遣队队员给上尉撕下嘴上的胶带，把他扶起来，让他坐在椅子上。但是没有给他松绑，而且始终举着枪对着上尉的胸部。

“营区里除了值班的以外，有没有人这会儿还没有睡？”特遣队队长俯身问道。

“有……准尉，”上尉马上回答说，并且不知为什么补充说：“我们俩下棋来着。”

特遣队队长点了点头，望了一下窗户，然后用一只手作出几个复杂的动作——首先伸出两个指头，然后用一个指头指明方



向,最后握成拳头。

上尉转过身来,看见窗外有两个闪现的人影向营区方向跑去。

特遣队队长站了起来,只说了一句:“暂时休息”,就走出了哨所。

过了七分十二秒,行动结束。值班员和准尉也如同哨兵和上尉一样,被一声不响地捆了起来,营区里的所有军人都被包围。

在飞机库的入口处,两个亡命徒手持自动枪进行过顽强抵抗。特遣队队员中无人阵亡,只有一人因被子弹击中防弹背心感到难受,另有两人肩部和腿部受了点轻伤。双方互相射击不多一会儿,顽抗的歹徒就被消灭。

十二名在飞机库里面包装白粉(每包一千克)的工人听到外头枪声大作,吓得要命。当他们看到手持武器、戴黑面具的小伙子冲进飞机库,并且高喊“趴下!”时,马上趴在地上,双手抱头,直到他们被拖出去,送进囚车。

快速反应特遣队队长谢尔盖·谢韦罗夫在飞机库里面转了一圈,大量的“战利品”使这个曾经参加过多次缉毒行动的指挥员大吃一惊,这么多的白粉他还是头一次看到。看来,这个毒品包装厂的主人十分狡猾,他们选择了军队的飞机库作为加工点,为了掩人耳目,进行了巧妙伪装,同时把这个部队的领导人喂得饱饱的,自以为万无一失。

突然,谢韦罗夫猛一抬头,疑惑地看了一眼站在他身边的一名特遣队队员,一辆小汽车发动机吼叫的声音促使他快步向飞机库外面跑去。院子里,一辆深蓝色“日古利”小轿车没有开灯,趁着给囚车打开大门的工夫,飞快开了出去。“日古利”绕过哨所,在乌斯季卢格深夜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疾驶。



谢韦罗夫做了个手势,特遣队的“乌阿斯”汽车如离弦之箭驶离营区,追了过去。谢韦罗夫相信逃走的人一定会被抓获,因此他只是把情况通知交警,准备结束这次行动。刚一离开营区,他的对讲机响了,前方报告说,没有追上逃跑的罪犯。

两个小时后接到报告说,距乌斯季卢格三十公里处的一个汽车检查站曾经拦截过一辆高速行驶的深蓝色“日古利”。该车全速冲卡,开车的人使用五点二五口径自动枪盲目射击。枪战中,一名交警受伤,更为不幸的是,有过路人被乱枪打死。死者系杰尼索夫夫妇,他们从别墅返回途中、在此一分钟之前被交警拦下检查证件后不幸蒙难。

歹徒在距汽车检查站几公里处弃车逃脱。在“日古利”轿车方向盘上提取到歹徒的指纹,经指纹鉴定后未能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因为内务部掌握的资料中没有他的指纹。看来,这名歹徒以前没有被判过罪。

事后查明,停放在营区内的深蓝色“日古利”是第四十二团副团长的私家车。经过认真查验,这辆车绝对与毒品交易无关。

尽管损失严重,上头对快速反应特遣队的这次行动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毕竟缴获了价值四百万美元(按黑市价格计算)的海洛因。

对于杰尼索夫夫妇的不幸遇难,谢韦罗夫深表同情。夫妇俩没有别的什么亲人,只有一个已经成年的儿子。现在谢韦罗夫最关心的是,他们的这个儿子能否领取到补偿金。不过,他没有向任何人表露过他的这种同情和关心。



第二章

谢尔盖·谢韦罗夫曾经作为苏联驻阿部队的一员，在阿富汗打过三年仗，后因受伤被军事运输机送回他的家乡列宁格勒。医生们认为，根据谢韦罗夫的伤势，他已经不可能在空降兵部队继续服役。谢韦罗夫满以为从此以后他可以脱下军装，和妻子儿女长期团聚，未来的生活将充满爱情、幸福和安宁。在住院治疗期间，他天天盼望这一天早日来到……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他的伤口逐渐愈合，只是夜里还有点儿隐隐作痛。很快他就能下病床做一些轻微的活动了，然后逐渐加大活动量，不久就痊愈出院，并通过体检，成为内务部的一名工作人员。九十年代初，盛行雇用私人保镖，不少有一技之长的人受雇于私营商业机构，而富有战斗经验的谢韦罗夫却成为圣彼得堡警察局组建的第一支快速反应特遣队队长。由谢韦罗夫亲自挑选的特遣队员个个身强力壮，勇敢善战。早已习惯于同“警察叔叔”周旋的犯罪团伙如今不得不面对两支新组建的反暴力犯罪队伍——特种警察部队和快速反应特遣队。他们头戴黑面具，身穿新式迷彩服，个个身怀绝技，力大无比，一拳打过去，管叫对方头破血流，骨头断裂。必要时他们也开枪射击，往往一枪就能命中歹徒头部。不过，担任特遣队队长的谢韦罗夫始终头脑清醒，了解他所从事的职业的危险程度。他十分清楚，任何一方的暴力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对方的报复，因此他务必时时刻刻小心谨慎，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中。

在是否在乌斯季卢格第四十二团营区内打击毒品犯罪活动



这一问题上,谢韦罗夫少校同刚上任不久的圣彼得堡地区缉毒指挥部总指挥维克托·维克托罗维奇·基里连科上校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谢韦罗夫少校坚持认为,扫毒行动不能留下死角,于是亲自带领十五个人夜间前往乌斯季卢格。但是,自从行动结束以后,不愉快的心情不知为什么一直挥之不去。快速反应特遣队虽然缴获了价值四百万美元的毒品,却眼睁睁地让一名主犯从已经关上出口的“捕鼠器”中逃脱,这使他不由自主地考虑到自身的安危。

谢韦罗夫少校还从来没有如此受过直觉的折磨,他越来越感到忐忑不安。少校试图使自己相信,用不着这么自寻烦恼,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他很清楚,作为快速反应特遣队的成员,他们个人及其家庭的安宁是有保障的,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头戴黑面具,身穿迷彩服。除了利捷伊大街上那座大楼内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些特遣队队员的名字和家庭住址,有关他们的详细情况属于绝密材料,这当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许多同犯罪团伙较量的人不仅在睡梦中享受过胜利的喜悦,而且常常被恶梦惊醒。不难想象,万一电脑打印的有关特遣队队员的情况材料落入犯罪团伙手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谢韦罗夫清醒意识到,他的不安正在与日俱增,任何一个在特种部队服役、时刻冒着生命危险与犯罪分子打交道的战士都会有这种心理压力。他不断地自我安慰说:这种不安只不过是工作太紧张和疲劳过度所致,劳累过后,经过充分休息,自然会烟消云散。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总感到自己日复一日愈加提心吊胆和坐卧不安,心里头总在重复着一名快速反应特遣队队员曾经说过的话:任何一个快速反应特遣队队员任何时候都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是绝对安全的。



第三章

这是谢韦罗夫两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回家。这一次回家，他情绪好多了，脸上不时不由自主地挂着笑容。今天他心绪特别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不久前从部队退伍回家的儿子伊万·谢韦罗夫突然间告诉父亲说，他决定步父亲的后尘，到内务部工作，现在内务部已经接纳了他。儿子原来在部队的一个被命名为“勇士”的精锐分队服役，现在迈出这一步对于父亲来讲一点儿也不觉得突然，因为儿子过去经常向父亲提出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让谢韦罗夫大吃一惊的是，儿子服现役两年期满退伍至今还不到两个月，就作出自己一生中如此重要的决定。

今天是儿子到新单位报到的日子，谢韦罗夫答应早一点回家。

让这个平常满脸阴沉、少言寡语的快速反应特遣队队长露出笑容的第二个原因是，今天是他女儿卡捷琳娜，他的卡佳，卡秋什卡^①的十三岁生日。卡捷琳娜这孩子文静稳重，一双浅蓝色的眼睛，满头金黄色的头发，悦耳动听的嗓音，谢韦罗夫疼爱她简直到了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女儿长得酷似妻子，几乎是妻子的复制。谢韦罗夫不止一次想过，倘若他生命中存在着某种为之值得活下去的东西，那么这就是妻子和女儿，他的两个可亲可爱的金发美人。她们俩是那么的娇嫩，那么柔弱，每当望着她们，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恐惧和担心——在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里，在这个人人自顾不暇、人情淡漠的城市里，她们能够

^① 卡佳和卡秋什卡是卡捷琳娜的小名。



生存下去吗？要是自己在执行公务中有什么三长两短，他的两个可爱的女子该怎么办呢……妻子塔季扬娜是动物学家，失掉心爱的已经三年了，想重新得到这份工作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让妻子去售货亭当一名售货员，在寒风中挨冻受苦，这对于他来讲简直是一场恶梦。是的，刚从部队退伍回来的儿子伊万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和父亲一样，儿子体格强壮，身材高大，力气大，万一发生什么事，完全可以作为妻子和女儿的支柱……

想起今天早晨的事，谢韦罗夫笑了。值夜班回家后，他还在睡觉，送女儿上学回来的塔季扬娜把罩衫扔在一旁，钻进他的被窝，把冷冰冰的双脚贴近他的双腿。

“让我暖和暖和，”她小声说道。而他呢，睡梦中也觉得她在微笑。

谢韦罗夫睁开眼睛；窗外天色还黑，大街上传来的嘈杂声使他意识到城市迎来了新的早晨。谢韦罗夫转过身来，看到灯光下妻子调皮的眼神。

“你还给我暖暖脚不？”她假装生气，用拳头捅了一下他的腰部。

“我没有这个义务……”他开玩笑地反驳说，假装还没有睡够的样子。塔季扬娜马上打断他的话说：

“什么没有义务？！那要丈夫干什么？”她欠起身子，柔软温和的乳房贴着他。

“大口大口地吃煎肉排——第一……睡到中午——第二……”谢韦罗夫温存地笑着说，用嘴唇碰了碰塔季扬娜柔软的脸蛋。“爱妻子——第三……”

“好啊，你！”塔季扬娜乐了。“爱妻子是应该的，怎么爱呢？给妻子暖暖脚——第一……”



“你知道吗，在一个穆斯林国家，”谢韦罗夫望着天花板，显出想入非非的样子，“如果妻子双脚冰凉上床，丈夫就有权提出离婚……”

他突然感到说的话不合适，马上不说了，斜着眼，面带愧色地看着妻子。塔季扬娜不自然地眯起了眼睛。

“什么，你说什么？”她故意恶狠狠地问道。“‘离婚’一词是你说出口的，还是我听错了？！”

“听错了，当然是听错了，”谢韦罗夫摆了摆手，做出惊惶失措的样子，但是为时已晚。

塔季扬娜一下子掀开被子，骑到了他身上。赤身裸体的她愈发美丽动人，她那匀称漂亮的双腿夹住他的大腿，温和的身体紧紧贴着他。接着抓住丈夫的鼻子，上下左右地拧着，怒气冲冲大声吼叫起来：

“好啊，你这个叛徒！竟敢说到离婚！我把你这个特遣队长长的鼻子拧断！”

“疼死我了，放开手！”谢韦罗夫好不容易才挣脱开来。但是，亲爱的“女骑手”的重压也使他十分惬意。

他似乎无意中用力抓住她的手腕，久久不肯松开。塔季扬娜使尽全身气力，试图挣脱开来。双方肉体的频繁接触使她产生了愿望，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笼罩了她的整个身心，使她无法挣脱开来。但是，她还是装作反抗的样子，和他互相抓挠，相互打闹。渐渐地，她的反抗越来越像主动的挑逗和引诱。

望着这个妙不可言的“女骑手”在自己怀中撒娇，谢韦罗夫禁不住赞叹道：

“我的小猫，好一个小猫咪！”然后用力搂住她，吻她发热的嘴唇。

他松开双手，抚摸着她的大腿，明显感觉到她的身体阵阵酥麻。